

● 中国历史

清代秦巴山区的经济林特产开发与经济发展^{*}

张 建 民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张建民(1959-),男,河南长葛人,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经济史、社会史研究。

摘 要] 经济林特产资源开发是清代秦巴山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之一。生漆、桐油、虫白蜡、耳聿及茶叶、药材等特产不仅经营规模、与市场联系的紧密程度空前,而且开始由野生资源采集向人工栽培生产过渡(主要指生漆、桐油、虫蜡、药材等)。经济林特产经营在山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得到体现,受到山区民众的普遍高度重视。这一过程与大量流民、客商入山,商品交换规模扩大,官府鼓励等因素密切相关。但由于山区人口急剧增长,粮食问题未能根本解决;山外商人在经济林特产经营中占据主导地位,也给山区经济发展留下了显著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 清代;经济林特产;山外商人;山区经济

中图分类号] F30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2-0172-08

清代是秦巴山区资源开发史上的一个高潮期,其间,农业以大规模的山地垦殖、粮食作物种植为主要内容。粮食生产总量大幅度增长成为山区资源开发的主要成就。同时,经济作物和以山区丰富资源为基础的经济林特产品经营亦迅速扩大,并且与市场发生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曾一度带动山区商业出现了繁荣局面,山内闭塞状态亦因之大有改观。本文主要依据地方文献资料,对这一时期山内经济林特产品开发的具体内容及其盛衰进行考察,探讨经济林特产及山区经济发展的条件和历史经验^①。

—

秦巴山区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多样,是世界六大生物起源中心之一,生物物种资源相当丰富。因此,以山林为基础的林特产品种多,质量亦优,具有较高的经济开发价值。乾隆间任陕西巡抚的名臣陈宏谋对此曾有如下记述:“陕西……崇山峻岭,树木繁茂,其中药材、竹笋、木耳、蘑菇、香蕈、核桃、栗子、棕树、枸橼、桐、漆、葛根之类,亦自不少,但可食用,即可卖钱。小民生长山中,田地窄狭,衣食艰难,即此便是恒产。其无木之地,全在转相学习,以广生计。”^[1](卷 28)川东北山区和鄂西北山区之山林特产大体如是。以光绪《巫山县志·物产》所载为例,其木之属载有漆树:木有液,以斧斫其皮,以竹筒承之汁滴成漆,可饰器物。有荏桐树:即今桐子树,花成筒子,子作桐油。有乌桕树:俗名木子树,其实如鸡头,连之如胡麻子,其汁味如猪脂,收子取油,甚为民利。子外白穰压取白油造蜡烛,中仁压取清油,燃灯极明。有胡里树:皮可浆鱼网。正因为秦巴山区有上述物产、资源优势,山内各州县历有因地制宜经营经济林特产的传统,这

类经营在山区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2](第 304 页)。

时至清代,秦巴山区乃至全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变化,推动了山内经济林特产资源的迅速开发。其一,山内人口大幅度增长,特别是外地流民、客商大量进入山区,即增加了山区内人口生存的压力,也为山区资源开发带来了动力及资金,以致“深山邃谷,到处有人,寸地皆耕”。“昔之鹿豕与游,上巢下窟者,今则市廛鳞接,百堵皆兴矣。昔之林木阴翳,荆榛塞路者,今则木拔道通,阡陌纵横矣。”(道光《宁陕厅志》卷 4)资源开发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提高了。其二,商品交换的发达。明清时期商品交换的水平明显提高,城镇辐射能力增强,各级市场发育程度亦有较大提升。也就是说,秦巴山区的资源开发是在全国社会经济的背景下进行的,对山货特产的重视程度随商品交换的发展而提高。在明代,“贩有山货土产”已是进入山区人口的重要经济活动,到清代,这种现象更有增无减,越来越多的“客商”携资进山,经营山区林特产品。因此,伴随着山区垦殖的急剧扩张,山区的林特产开发也出现了一次新的高潮。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秦巴山区资源开发过程中,官方不仅对粮食生产高度重视,对经济林特产经营也加以保护。如乾隆六年议准:“陕西荒地,全无出产者,招民开垦,其有现在割漆、砍竹、采取构皮、木耳等项者,听民自便,地方官不得目为荒地,强令垦种,亦不得以现获微利,勒报升科。”(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开垦》)这类规定如果真正地贯彻落实,对山区经济林特产的经营将是非常有利的。

二

清代山内种植经营较为普遍,产量较大、价值较高的经济林特产有如下述。

(一)生漆、桐油、虫白蜡资源的开发

秦岭、大巴山、巫山、武当山是我国最重要的生漆分布区,历史上著名的金(州)漆、平利漆、大宁漆等,即产于秦巴山区的安康、平利、竹山、兴山、巫溪、城口等地。以平利为例,光绪《平利县志·物产》云:“乾隆以后,户口加增至数十倍,地利日辟,物产日增,低山以漆、木耳、苕麻、漆油、桐油为大宗,岁所出巨万,有业此而货殖致富者。”嘉庆、道光年间,平利一带的生漆生产相当兴盛,据道光二十九年刊立平利县《建造景福寺碑》文记载,平利之“兴漆之家”及“漆会船帮”会众,为了祈求经营兴旺、水运安全,特集资在运销水路要道——平利县黄洋河岸百家湾修建景福寺,崇奉漆宝祖师、平水明王。结合同时刊立之《漆宝祖师会众姓捐资碑》计之,知当地经营生漆生产、运输的漆户、漆商、船户众多,生漆经营规模可观^[3](第 169—170 页)。安康、紫阳等地亦盛产生漆。紫阳县“山极高处皆有漆树,每千树谓之一刀,其价昂时可值百金。此二种(生漆、茶叶)石窰贫民赖以存活。”(卢坤《秦疆方略》)其他如石泉“专务而取利者漆为最”(道光《石泉县志》卷 2)。镇安县山中多漆树,产漆最佳等等(乾隆《镇安县志》卷 7)。清末仇继恒作《陕境汉江流域贸易表》,统计陕南生漆贸易出境额较高年分尚达 1 948 桶(每大桶 280 斤左右,中桶 160 斤左右,小桶 85 斤左右),主要产地为兴安、汉中二府,以平利为多。仇氏所未计及的陆路和其他方向的运销额亦颇为可观。以郧县为例:据光绪《郧县乡土志》记载:“漆,南山漆树最多,土人割取其汁,盛以木桶,每桶七八十斤不等,由陆路运至省城,由省城运至乾(州)、凤(翔)、同官、朝邑等处,每年约销七八千桶。本境约销五六百桶。”由此计之,郧县年产生漆总量当在 60 万斤以上,仅运销外地的亦超过 50 万斤。

川东北和鄂西北山区各州县方志中几乎都有产漆的记载。同治《保康县志·物产》:“树有漆,野者最佳。”表明人工栽培漆树在保康的存在。光绪《大宁县志·物产》所记比较精要,“邑后乡界竹(山)房(县)一带产之,七八月商贩入山割取,运行甚远。”竹山、房县一带本来为著名的生漆产区,名品平利漆的产区正是川陕鄂三省交边,以鸡心岭为中心的平利、镇坪、竹山、房县、大宁等州县。同治《竹山县志·物产》货之属首列生漆,并云“商人谓之西漆,各州所产,此为上品”。知大宁等县志所云不虚。《竹溪竹枝词》中“行行直到鸡心岭,一路人家漆树多”之句,亦反映出本区生漆生产的盛况。

桐油是秦巴山区经济林特资源中的一个重要品种,山内州县多数有产桐油的记载。光绪《巫山县志》载:“苕桐,即合桐子树,花成莢子,子作桐油。”“四乡皆有,每年装运下河,行销颇远。”兴安府属平利

县之桐油与漆并列,石泉县“专务而取利者,漆为最,木耳次之,竹桐又次之”(道光《石泉县志》卷 2)《陕境汉江流域贸易表》列光绪末年陕南经汉水白河关运出桐油的情况是:产地以安康、白河最多,石泉、洵阳次之。汉江一带所出桐油被称为襄桐,油色稍红,而四川所产桐油为白色,需将川襄两种桐油相掺,川桐才能适用。运销数量及价值如下表:

年 份	运销数量(斤)	买价(钱千文)	售价(银两)
光绪二十九年	3 088 000	216 160	247 040
光绪三十年	2 439 600	170 772	195 168
光绪三十一年	3 684 400	187 908	214 752
合 计	8 212 000	574 840	656 960

虫白蜡由寄生在女贞等木犀科树上的蜡虫分泌而成,称为“中国蜡”。近代之前,一直为中国所独有。《农政全书》对女贞树放虫收蜡方法记载甚详,其中说到:“女贞收蜡有二种,有自生者,有寄生者。”自生即野生,寄生则为人工放养。《农桑经》中亦对养蜡之法有精辟记述。四川为主要的虫白蜡产区之一,明代川东北山区如夔州府、顺庆府、保宁府、潼川府以及陕南汉中等地,都有生产虫白蜡的记载。受气候等条件制约,有些能放养蜡虫产蜡的地方却不能繁殖蜡虫,所以,不仅虫白蜡,白蜡虫亦成为一种商品。明代后期,四川以嘉定放蜡最盛,而鬻子于潼川,“其间相去各数百里。盖蜡子在立夏前,气亦足可剪,小满前虽未出可寄耳。亦须疾行,迟则虫先出,不及寄,折损多矣。谚云:‘走马放蜡’即此谓也。”^[4](卷 38)

就方志记载看,清代秦巴山区有十数州县有虫白蜡生产。光绪《巫山县志》载,“其虫大如虬虱,芒种后则延缘树枝,食汁吐涎,粘于嫩茎,化为白脂,乃结成蜡,状如凝霜。处暑后剥取,谓之蜡渣。若过白露,即粘注难刮。”道光《南部县志·物产》:“邑之蜡树产蜡不产虫,立夏后,邑人往广元及川南等处采买。……昼夜兼程以行,虽关津不阻,恐气暖虫出矣。”与徐光启、蒲松龄所记都是一致的。广元、太平、通江、巴州一带不仅出产虫白蜡,而且出售白蜡虫。光绪《太平县志·物产》载:蜡虫子,“惟性宜高寒,低山地气稍暖,仅结蜡而不生子。故县属与通江、巴州间年轮作虫会,周则复始。他处商贾购子者,届期远近毕集,每碗售钱百余文,其利甚溥。”^[2]广元县虫白蜡产区在县北李家坝一带,县志称“甚产之”,而且有蜡虫子出售,其他如汉中凤县、略阳、定远、商州雒南、山阳等地,都有白蜡生产。

(二)木耳、香菇生产

秦巴山区林木种类繁多,其中不乏产耳之木。清代秦巴山区的木耳生产在人口增加、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得到了巨大的增长,成为山中一大副业。川北广元,“木耳为本县出口货之大宗,故产量极多,北道尤饶”(民国《广元县志稿》卷 11),白者为银耳,称为耳中珍品,通江、南江、巴州等地盛产。《广元县志》记载将木耳生产程序分为六,即砍山、困山、抽山、煨山、生长、检耳。其间需注重者有二,一是选料,青桐树为最普遍的生耳树木,但有粗皮细皮之分,细皮只能用作薪炭,不能生耳。粗皮青桐又要看其裂纹、断痕皮层的颜色,以带赤色的红擦口为生耳佳木。光绪《紫阳县志》有类似记载。二是检耳要及时,尤其要防淋雨。在商洛山区,“万山中杂树繁多,土人伐木生耳,俗名砍扒。先一年伐木,次年夏间生耳。树梢向坡下,水气不走,禁烧山延火刀斧伤枝。近日收买成包,水陆发运至襄汉作郧耳出售,价倍川耳。客贩云:川耳入水即腐,不能出水留用,郧耳则异。”(乾隆《商州志·物产》)可见,各地所产仍有区别。

前引平利、石泉二县资料,都将木耳列为仅次于漆,排在第二位的获利产品,显示出木耳生产的重要性。在汉中,木耳生产的地位亦不比在兴安、商州低。城固的木耳在获利商品中亦排第二位。“县境商务以姜黄、木耳为大宗……木耳每年产一二万斤,水运销行湖北。自沔县、略阳县、宁羌州分陆运水运,购入本境要三四十万斤,分销湖北。”(光绪《城固县乡土志》)从中已可了解沔县、略阳、宁羌三州县木耳生产的规模和运销的数量。在宁羌,木耳是大宗商品。“木耳为土产一大宗,每岁由陆运至府城者不过二千包,由水运至四川者不过千余包。他如核桃、柿饼及药材等项,岁由水运至川,多则数百包,少则数十包不

等。”(光绪《宁羌州乡土志》)水路进川,必经广元,和前述桐油一样,《广元县志》在有关木耳的记载中,除了言明本县年产约 10 万斤,大部分运销重庆、成都之外,还说“陕西宁羌广产之,每年入川者亦多”。进一步论证了汉中尤其宁羌、沔县、略阳一带的物货外运,除了汉水外,嘉陵江一路不可忽视。其他如通江县,“地方多属确确,民间生息之依□资菌厂木耳”^[5](第 67 页),太平县,“县属四保九乡等处,耳厂最多”(光绪《太平县志》卷 3)。城口厅:“厅境有耳厂,干蓄之以为利”(道光《城口厅志》卷 6)等记载,也说明木耳在当地的重要性。《三省边防备览·山货》曾这样评价川东北的物产资源:“川中财货之饶,甲于西南,而在山中,则绮罗珠玑之类皆无有焉,所产者,木耳、香蕈、药材为多。”川东北山区各厅县,无不产木耳者。

鄂西北山区的木耳生产也曾经兴盛,后来似稍衰落。“至木耳、香蕈,郧昔擅名,今则刀耕火种,尽成町畦,产耳较微,白者尤鲜,若猴头、羊肚等蕈,得必以时,土人多珍之。”(同治《郧阳府志》卷 4)前引商州木耳运到襄汉一带作郧耳出售的记载,其中的“郧耳”似即郧阳木耳之意,而非如有的论者所说:郧耳是商州所产的优质木耳。对此,乾隆《商南县志·物产》说得更清楚:“木耳……乡民获利万金。邑与郧阳接壤,运至襄汉,作郧耳出售,价倍川耳。”很显然,商人借商州与郧阳相邻的地理条件,将商州木耳充作郧阳木耳出售,正是因为郧阳所产木耳质量优,销路好,售价高。这说明“木耳香蕈,郧昔擅名”非徒托空言,而且,郧阳木耳生产因垦殖扩张而萎缩、衰落也是事实。同治《房县志·物产》对本地木耳生产状况是这样记载的:“木耳,有红、白、黑三种,白者尤贵。房东北有香耳山,鹫利者货山木伐之,杈丫纵横,如结棚栏,阅岁五六月,霖雨既零,朽木余液凝而生之,获数倍,南山中亦然。今则刀耕火种,丛菁尽成町畦,所市多自兴安、汉中诸郡来也。”郧房所产木耳显然已被来自陕南的木耳所代替。

与木耳相类的还有香蕈或香菌,即香菇一类。与木耳生产不同,生产香菇树木要大,不必去枝,不必截节,搭架,生产周期及利用周期都较长。除了包装外,生产过程较木耳更为简单。光绪《紫阳县志》亦云:“菌树无定名,惟木坚硬在高山老扒者,伐断,年久自结。”广元、城口、巫山、白河、竹山、汉阴、平利、洵阳、平陕、宁羌、洋县、砖坪等,皆有出产香菇记载。道光初年的《秦疆治略》载,定远有耳厂 12 处,西乡有 18 处,宁羌有数处,而早就有耳菌生产之耳扒的洵阳、洋县、紫阳等地,皆未见有厂。

(三)茶叶、药材及其他

秦巴山区的茶叶生产,在明代有汉中茶独盛西乡之说,其实,明代中后期,紫阳的茶叶生产已经发展起来,只是在明清交替的战乱中,茶叶生产一度遭到毁灭性破坏。清中叶,大巴山区的大部分厅县州都出产茶叶,巴山北麓之星子山、龙池岭、天池梁等地,都是较集中的茶园,紫阳茶叶生产尤其兴盛。“山内产茶,即在包谷地内,地坎、地边,到处皆有……此二种(茶、漆)石窖贫民赖以存活”。茶叶采摘制作更趋向精细。据光绪《紫阳县志》记载:紫阳茶叶在春分时所采摘之叶,细如米粒,色轻黄,名曰毛尖白茶,最为贵重。清明时所采摘之叶,细叶相连如个字形状,名曰芽茶,入水色微绿,较白茶气力完足,香烈尤倍。以次渐迟摘之则为蔓子、为草青,色香味俱不及清明、谷雨前者为佳。川东北夔州府和保定府及太平等厅县为巴茶重要产地。种植有与玉米间作者,所产茶叶之商品化程度颇高。道光《南江县志》载:“居民蓄茶园,每采摘于谷雨前后为头茶,五六月则为二茶,七八月则为晚茶。树下并可种包谷,其利颇饶。春分即有陕西客民来山置买,落经纪人家以便交易。”此外,太平厅等地所产茶叶,外销部分亦经任河水路运达紫阳,经汉水转运各地。陈明申《夔行纪程》有如下记述:“自定远白庙塘上龙坡入川境……至大竹河,商贾聚集,为太平通水程之所。河自东而西可行船,山内所产药材、茶叶,由此顺流而下,至陕西紫阳任河口,计程三百六十里,合汉江,直达襄樊。”《陕境汉江流域贸易表》统计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经白河关水运过茶叶分别为 93 927 斤、129 509 斤和 100 806 斤,注明产地仅紫阳一县。同时又指出:除此水运下游外,上游由秦陇运行关内外行销之数,当四五倍于下游。在此需加分析者有二。其一,从《夔行纪程》所记的情况,我们知道在紫阳任河口交接发运之茶,未必皆紫阳所产。其二,山中不少地方为了发展蚕桑业,道光以后曾有劝桑毁茶之举。时人罗绕典《留坝道中见桑》诗云:“近闻贤使君,劝种加详核。除害拟拔茶,兴利求衣帛。”^[6](卷 2)。光绪《宁羌州志》录有光绪间汉中知府杨名颺作《劝桑行》,其中亦有“拔茶只为桑无税,户外催课人不拔”之句。知此前盛时,茶叶运销量当不止于此。

早期的药材开发,多为采集。采药成为山区农民一项重要的副业。在商州:“民间生计,农事而外,担柴,烧炭,锯板,割漆,采药,植果,猎禽取兽,皆可度日。故虽不称殷富而饥寒交迫者亦少。”(乾隆《商州志》卷 8)在宁陕,“山氓则惟知斫椽,割漆,练纸瓢,采药材,掇果蕨,挖蕨薇,皆裹粮犯险,冒霜雪求之。”(道光《宁陕厅志》卷 1)在凤县,“药之属,党参甚美,(此外数十种)皆足备不时之需。土人入山采取,货于市,足资衣食。”(光绪《凤县志》卷 8)这是采集野生资源的情况。随着农业垦殖的扩张,野生药材越来越少,采集愈益困难。所谓“人烟渐以众多,山林日见开削,其利亦不能久恃矣”。一些名贵的品种如厚朴、黄连、党参、何首乌之类,更是难得佳品,于是药材种植兴起。

川东北山区“药材之地道远者为厚朴、黄连两种。老林久辟,厚朴、黄连之野生者绝少。厚朴树则系栽成于小坡平坝中,有笔筒厚朴,言其小也。树至数年,十数年,如杯如碗,则好厚朴矣。黄连于既辟老林山凹山沟中栽种,商人写地数十里,遍栽之,须十年方成,常年佃棚户守连,一厂辄数十家。大抵山愈高,谷愈深,则所产更好。雪泡山、灵官庙一带,连厂甚多。”^[7](卷 9)方圆数十里之内栽种,需数十家守护,资本肯定比较雄厚。光绪《大宁县志》关于药材种植的记载,可以补充严氏记载所不及,其志称:“黄连,产荒山老林,野人匀山地种子,藉密枝作矮棚,去地不过三尺,以蔽风日,每年上土薙草,须伛偻以入。凡七年,连始成,积阴之气所以苦寒也。”和严氏所记不同,这里非商人直接写地经营,而是山民——野人种植,商人收购。和其他许多经营一样,获利者为商人,山民所得甚微。同书又称:“厚朴,产深出穷谷,野生者皮厚而紫润。近多□□□气未足已伐,故逊于野产。出尖山坝□□□。杜仲,俗呼其树曰丝棉,种子成苗,移植空地,经十余年始可剥皮,树以老而佳,野生者尤良,行销甚远。”由人工栽培名贵药材的规模可以想见当时药材交易的兴盛和市场发育程度。乾隆、嘉庆、道光乃至此后,山中的药材种植、炮制与仍然存在的传统的野生药材采集一起,形成了山区中药材经营的高潮。

前面曾举出平利县低山经营漆、木耳、桐油的例子,在平利的高山区,则是以洋芋和药材经营为大宗:“东至镇坪界,西至砖坪界数百里中,皆业此以资生活。光绪己丑以后,连年阴雨为灾,洋芋几无遗种,而当归、党参蕃殖异常,高山居民专以种药营生。”(光绪《平利县志》卷 9)这种情况与严如煜所说“山愈高谷愈深则所产更好”是一致的,也显示着药材种植在清中叶兴起后,已在山区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商人收购药材也大多前往深山密林之区。《雒南县乡土志》记载:“党参,雒境少有,未能成庄。两岔河收药各商,每年春夏之交,分赴两当、凤县一带山深林密处,随地收买,秋季运至两岔河,觅工拣选炮制,扎捆装箱,冬季即运入上海。”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山内居民的商品经营意识也不断增长,参与流通领域较前为多。“昔岁如柴胡、连翘、桔梗等雒境生产者,每有外商入境收买。近雒民采掇收贮,担运出境,在荆紫关、老河口一带售卖,获利较前尚多。”据统计,商州每年经水路运往襄樊、汉口的五倍子约四五万斤,苍术约数十万斤(光绪《商州乡土志》),郧县所产乌药,由陆路运至乾州、凤翔、兴安、汉中、甘肃,水路运至山西,“每年约销五六十万斤,本境约销二十万斤”,都有相当的规模。仇继恒所记光绪末年通过白河关的药材(兴安、汉中各属,平利县毗连四川城口厅地方所出较多)运销数量为:光绪二十九年,8 910 包,约 3 564 000 斤,三十年,9 640 包,约 3 856 000 斤,三十一年,10 974 包,约计 4 389 600 斤^③。

冻绿是闻名世界的染料,称“中国绿”,是利用鼠李科灌木植物的枝皮、嫩果制成。明清时期,山中不少地方经营此物。光绪《大宁县志·物产》称本县之冻绿皮“行销甚远”。长江中下游商人到有山区来收买此类染料者,“其收买冻绿、木耳估客多武昌人”(同治《兴山县志·风俗》),陕南山区亦有此货。

山中又产一种胡里树皮,亦称槲皮、芦皮,可以染浆鱼网,为中下游渔民所必需。光绪《巫山县志·物产》称“芦皮,即胡里树皮,浆网必需是物。”《陕境汉江流域贸易表》中,槲皮是一大宗运销商品,石泉、安康、洵阳等地皆产。仇氏统计,光绪末年,每年运出平均达百万斤以上,至汉口每百斤价为银一两。两湖人还直接到山中收购此物。乾隆《洵阳县志·物产》载:“楚人来此货二种皮(槲皮)者极多,自言曰‘贩皮子’,乍听之疑其市狐貉矣。”又光绪《大宁县志·物产》亦有:“胡里树,皮可浆鱼网,行销两湖,岁出以千万斤计”,“树取皮后即以为薪,山中多种以为利”的记载。

山中特产还有枸橼、柴炭、龙须草、玉里、葛藤粉、蜜、花椒、木油、黄蜡等。限王、管、幅、木、文、从、略

三

综上所述,有清一代经济林特产资源在山区普遍受到高度重视,其生产经营迅速发展,而且出现了一些显著变化,尤其值得关注者有如下述

首先,在经营规模有所扩大,产量大幅度增长的前提下,部分地方出现了改种植粮食作物为经济作物、经济林特经营的现象。所谓“闻十年来山农种谷者皆改芝麻、漆、木耳、烟叶、大蓝等物,不干禁条,易于出境,且博厚利。呜呼!民皆蒔山货而不种五谷,万一水旱蝗螟何以裹腹乎!”^[8](卷 4)既表示了对山中民食问题的忧虑,亦道出了山农改蒔山货的原因。

山区如何处理发挥资源优势与解决民食问题的关系可谓知易行难,尤其在人口急剧增加前提下。嘉庆、道光以后,秦巴山区屡有因粮食问题而影响其他经营的事件发生。如嘉庆十八年歧阳三才峡木厂因粮食歉收,粮价昂贵而停工,并由此引发大规模的雇工武装暴动。长期为官陕南的严如煜对此体会颇深:“商人操奇赢厚资,必山内丰登,包谷价贱,则厂开愈大,人聚益众。如值包谷清风,价值大贵,则歇厂停业。而既聚之众,不能复散,纷纷多事,防范最难。”^[7](卷 9)光绪年间连续 10 余年任兴安知府的童兆蓉则具体指出了药材生产与粮食问题的关联:“高山出产党参、当归、杜仲、黄连各种药材,已成大宗贸易。往时穷民背运来郡,络绎路途,商人运赴湖北河口、汉口等处,辄易花布杂货以归,市肆流通。值此游饥之余,地主无食不能采取,贫民无食不能负运。”^[9](卷 3)药材生产因此大受影响。这些事例都在表明,山内民食没有保证,其他经营亦难顺利发展,尽管有资源优势,尽管可能有更好的经济效益。当然,这里强调粮食问题的重要性,并非要否定山内经济林特产经营的发展,而是为了其更好地发展。

其次,随着土地垦殖的扩张和经济林特产商品化程度提高,规模扩大,其采集广度、强度加增,部分天然野生林特资源开发殆尽,供不应求,遂逐步向人工栽培方向发展。前面曾提到部分山民改种植粮食作物为经济作物,经济林特产现象的存在,其实,山区开发过程中较早、较普遍出现的是粮食作物种植的发展影响经济林特产资源,特别是野生资源。如郧阳一带的木耳生产因“刀耕火种,丛箐尽成町畦”而衰微;又如南山地区之斫椽、割漆、练纸瓢、采药材、掇果蕨、挖蕨薇诸经营,因“人烟渐以众多,山林日见开削,其利亦不能久恃矣。”(道光《宁陕厅志》卷 1)山内外经济联系的加强,又不断推动着一些林特产开发的规模扩大,于是有些产品仅靠采集野生资源就远不足供了。

清代后期,生漆、桐油、药材、枸橼、榭皮等林特产人工栽培的比重日益增大。人工栽培所产,品质也许不及野生,但栽培取代野生却是难以逆转的趋势,且人工栽培的生产规模扩大,绝非野生所能比。

由于经济林特产品价值高,野生资源也好,人工栽培也好,普遍受到山区居民重视。遗存的部分有关保护林特资源产权,禁止偷盗、破坏的碑石,从一个方面提供了很好的说明。如道光五年(1825年)《石泉县整饬风化告示碑》,二十五年保康县《严禁柞山碑》,三十年砖坪厅(今岚皋县)《双丰桥组碑》,平利县《铁厂沟禁山碑》,同治五年(1866)通江县板桥乡《木耳厂碑》,七年通江县《大字坎禁碑》,光绪元年(1875年)砖坪厅《严拿匪类以靖地方告示碑》,二十二年平利县《牛王沟公议禁盗碑》,二十四年通江县鄢家沟《耳山会碑》,宣统元年(1909年)砖坪厅《禁烧山砍伐漆树碑》等等。试节举数通,以见其概。

1. 保康县《严禁柞山碑》^①:“窃谓东流水地方田亩少而柞山多,土地(著?)少而客户多,人稠地密,往往有柞山未砍柞杆未朽而偷砍乱搬作□柴者,是以争论□焉……请□特立禁□□□□□□□柞杆,山花果实禁砍,若有犯者,轻则出□□□□□□□,重则送官究治□禁之后,各宜慎焉。”此碑立于县属后坪镇洪家院村辖地,处桂河北岸之崇山峻岭之中。柞树为育耳佳木,尽管碑文残缺不全,从中仍不难看出柞木育耳在当地的重要性。

2. 通江县《大字坎禁碑》^[5](第 68 页):“春秋成熟之交,童妇割草悄地带取物者,与偷同罪;耳山蜡树萌发之时,不准入林牧牛;山场各分边界,任意擅自带刀入林,砍伐杂柴不允;窝匪、偷窃不栖虫子耳棒、稻谷、拿蕈蕨挪送官究治……如犯各者不得徇情私放,被人拿蕈即能整团,大则工钱一千,小则五百。”

3. 平利县《牛王沟公议禁盗碑》^[3](第 313-315 页):“一禁:漆子漆根,不得强打私挖,故违者一经查获,轻则听罚,重则送官。一禁:所栽、所下漆秧,倘有盗窃,一经拿获,即以盗贼论,送官重惩。一禁:明捡枯薪,暗伐漆树、耳树,一经拿获,鸣公听罚。一禁:枸树、枸叶,亦农家出产,不得强采,故违者查获听罚。一禁:桐子倘一家将捡,九家未打,不得混杂入扒,故违者查获听罚。一禁:竹笋、花木、草石,不得暗窃明夺,故违者鸣公听罚。一禁:敞放猪羊牛马肆行糟害,故违者鸣公看验,加倍赔偿。一议:无论谁人拿获盗贼,白昼赏钱八百,黑夜赏钱一串。……”牛王沟为驰名中外的名产——牛王漆产地,因此,保护内容除了粮食、油桐、木耳、枸树(枸穰为造纸原料)、竹木、花草、瓜果、蔬菜外,尤其重视保护生漆资源,包括漆子、漆根、漆秧、漆树各项。碑文所及,经济林特产占了绝多篇幅。砖坪厅《严禁烧山砍伐漆树碑》则专以保护漆树为内容,明确提出了漆树的价格:大树 800 文/株,小树 400 文/株,可以说是比较贵重的。民国初年岚皋县中河村地方《公议保护漆林药材章程碑》及镇坪县药农《公议禁章碑》亦可供参考^⑤。

再次,秦巴山区经济林特产开发过程中,山外商人占据着重要地位。具体体现在:外地商人资金直接介入山内林特资源开发,甚或控制生产过程;本地人直接介入流通过程者少;而且,生产的剩余价值亦大多被客商攫取,直接生产者所获甚微。对此,前揭资料已多有例证,如川东北南江之茶,“陕西客民来山置买”。雒南之药材,“每有外商入境收买”;凤县、两当亦如是。川东北之药材生产更是“商人写地数十里遍栽之”,“常年佃棚户守连”;即使土人种植生产,亦是商贾收贩而获厚利,“野人所沾不及什一”。兴山、大宁一带之冻绿、木耳、洵阳等地之槲皮,经营者多“楚人”、“武昌人”。雒南、镇安、大宁等地的生漆,亦有由外地客商割取者。枸穰是制造皮纸的主要原料,洵阳、白河、宁陕、盩厔等地皆广植枸树,以其皮沤练纸穰。但是货穰者多为外地商人。乾隆《洵阳县志·物产》云:“货穰者俱系三晋及西(安)、同(州)人,列廛而居,操业穰者缓急,先以数金饵之,则终身为佣矣。先籍其树之所有,谓之点枸,不能别售也。于是,盐布琐屑,俱仰给焉。以值计穰不难以少而算多,以穰酬值亦不防以轩而作轻,蔽之所从来远矣。”山外商人运用其资金,通过高利贷的途径控制业穰者的生产过程,盘剥业穰者,其作用是复杂的,未可轻言肯否。

外地商人不同程度地介入,控制山内商品生产的现象并不限于上述领域,山区兴盛一时的板厂、铁厂、纸厂、耳菌厂以及川东井盐业,多有外地商人介入,甚或直接开办^[7](卷 9)。乾隆《洵阳县志·物产》又云:“山中聚业俱谓之扒。放树生菌耳者,统谓之耳扒。伐木烧炭者,谓之炭扒。锯板造器者,谓之板扒。收买药材者,谓之药扒。惟药扒见货给值,有业户賒值不能偿者。其余各扒亦如稞山者然,俱系客户给稿立券,预写木尽留山、木尽留土字样,山主贪其微值,懵然莫辨也。噫!木既尽矣,又安用此濯濯者为哉。”山外客商仅用低廉的价格便获取了开发经济林特产资源的权力,而且是几乎没有限制的开发权力。

外地商人对山区经济林特产开发经营的介入乃至控制,对山区的资源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广泛而且深远。单就负面影响言之,显著者有二:一是开发林特资源的巨额利润大部分流入商人,而且是外地商人手中,其结果这些资金未必能够加强山内的社会经济实力和后劲^[10](第 75 页);二是外地商人以客的身份开发山内资源,难免不同程度地存在短期行为、盲目倾向。所谓“十年种树,其利不在目前,定难责之棚民、佃户”及前揭“木尽留山、木尽留土”的契券,分别从不同侧面道出了问题的实质。客商以及流民、移民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山区资源开发过程中追求一时之利的特征更为明显,秦巴山区经历了清代的开发高潮后遗留下的一些问题,尤其是生态环境问题,不能说与此无关。

注 释:

① 有关秦巴山区(或其局部)清代经济的研究中,对山区的粮食种植及手工业诸厂(铁、木、纸、盐等)关注较多,林特产开发的专门研究甚少。有较多涉及者如李蔚《乾嘉年间南巴老林地区的经济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57年第 1 期),萧正洪《清代陕南种植业的盛衰及其原因》(《中国农史》1988年第 4 期)等。专门论文有谭作刚《清代陕南土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中国农史》1989年第 2 期)等。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专就经济林特产进行综合考察。

② 碑铭资料载有同治年间通江县板桥口寺僧人经营蜡虫获利之事。碑文云:“同治癸亥(1865年)蜡虫昂贵,僧获利三百余缗,悉得为公用焉,改作二郎庙。”(张浩良《绿色史料札记》页 63)

③ 原计每包小者 300 斤,大者 600 斤,此以每包 400 斤计。

- ④ 叶植主编《襄樊市文物史迹普查实录》,第 845-846 页。通江县地处川东北大巴山区,其《耳山会碑》亦反映了类似内容,见张浩良《绿色史料札记》第 69-70 页。
- ⑤ 张沛《安康碑石》,第 356-357 页;第 363-364 页。类似内容的禁碑在其他山区也同样存在,如鄂西南山区。光绪《古丈坪厅志》卷十六载《蓄禁桐茶碑序》等。

参 考 文 献

- [1] 陈宏谋. 巡历乡村兴除事宜檄 [A]. 清经世文编 [C]. 卷 28.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年影印本 .
- [2] 张建民. 明代秦巴山区的流民与资源开发 [J]. 人文论丛, 1999.
- [3] 张 沛. 安康碑石 [A]. 漆宝祖师会众姓捐资碑 [C].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1.
- [4] 徐光启. 农政全书: 卷 38 [M]. 道光二十三年 (1843) 曙海楼刊本 .
- [5] 张浩良. 绿色史料札记 [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0.
- [6] 留坝厅足征录: 卷 2 [M]. 道光刊本 .
- [7] 严如煜. 三省边防备览: 卷 9 [M]. 道光刊本 .
- [8] 张鹏飞. 来鹿堂文集: 卷 4 [M].
- [9] 童兆蓉. 童温处公遗书: 卷 3 [M]. 槐阴书屋刊本 .
- [10] 谭作刚. 清代陕南土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J]. 中国农史, 1989, (2).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

Exploiting Economic Forest Specialt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Qin-Ba Mountain Area in Qing Dynasty

ZHANG Jian-min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ZHANG Jian-min (1959-), male, Doctor &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ing & Qing Economic History and Social History.

Abstract Exploiting the resources of economic forest specialties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in the increasing of economy of Qin-Ba mountain area in Qing dynasty. Some specialties, such as raw lacquer, insect wax, tea and medicinal materials, not only were connected with market closely, but also began transition from being gathered from wild resources to being produced by manual cultivated. As a result, the important status of specialties management was reflected and was paid highly attention in social economic life of mountain area. This process related to many factors — a large numbers of refugee and outside merchants entered, the extent of commodity circulation expanded, and government supported etc.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oblem of food shortage couldn't be solved thoroughly for population's increasing rapidly in mountain area and outside merchants occupied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specialties management, some factors like these brought about negative influence obviously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untain area.

Key words Qing danasty; specialties of economic forest; businessman out of mountain area; economy of maintain area